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5.03.007

金融资本的概念演进、经济地位与发展趋势： 一个经济思想史的考察视角

于蒙蒙¹,张旭²

(1.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其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拓新。因此,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系统考察金融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学界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呈现阶段性、历史性、时代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列宁之后“金融资本消失论”与“金融资本强化说”并存;两次金融风暴深化了学界关于金融资本的认知深度;近五年学界根据经济事实的变化对金融资本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拓展与延伸,并适时概括金融资本当代发展的新特征——寄生性与食利性得以强化、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及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趋势日新月异。

[关键词] 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F091;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478(2025)03-0079-12

[引用格式] 于蒙蒙.金融资本的概念演进、经济地位与发展趋势:一个经济思想史的考察视角[J].长白学刊,2025(3):79-90.

一、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金融资本”?学界很多学者习惯性沿用希法亭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通过这种

[收稿日期] 2024-08-31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求是学术-栋梁”项目(RUC24QSDL043)。

[作者简介] 于蒙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1]252},简而言之,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列宁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资本不仅限于银行资本,还包括大资本的发展、银行的作用以及垄断资本、瓜分世界等因素^{[2]375}。在经典作家之后,学界关于金融资本概念的拓展主要有“金融垄断资本”“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现代金融资本”“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以及“金融化资本”。总体而言,学界关于金融资本的研究丰富了经典作家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深化了人们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时代是变化的,实践是发展的。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着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在数字平台、数据要素的加持下金融的杠杆作用得以深化,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信息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金融科技的突破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资本家以跨国机构投资者身份能够极为便捷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以此缓解国内资本过剩危机”^[3]。尽管技术在金融资本的运作中发挥推动作用,但金融控制与技术垄断的协同已崭露头角,信息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得金融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愈加紧密。基于此,笔者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金融资本概念及其从经典作家到当代的时代化内涵,探讨金融资本的经济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以期为学界进一步深化金融资本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二、经典作家的论述

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期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垄断现象尚不明显,故而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并未直接提及“金融资本”的概念,但是关于金融资本的基本理论,马克思早已有过系统论述,为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生息资本、信用以及虚拟资本的阐述,特别强调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信用制度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4]453}。如此,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与介入者之间的中介人——银行便出现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4]493}。在马克思那里,信用作为资本集中的最强有力杠杆之一,推动资本集中走向垄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囿于时代背景,马克思未曾系统研究金融资本。最早考察金融资本概念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他从产业资本的视角展开对金融资本的分析,作出职能资本的垄断在金融资本的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论断。霍布森在其《帝国主义》一书中特别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与地位——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各种力量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成为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但霍布森并不清楚金融资本是如何产生的。

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理论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在马克思关于信用、银行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论述基础上,希法亭系统阐释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将金融资本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所经历的深刻变化结合起来。在希法亭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

集中过程。一方面,这一过程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抛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家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11]。在其分析的金融资本的背后隐含着以信用为纽带的资本扩张过程,“信用首先表现为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变化的结果”^[1169],生产的扩张则意味着流通量的扩大,扩大了流通反过来会要求信用货币数量的增加。由此,希法亭认为应从流通角度研究金融资本。在分析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时,他指出“流通时间的延长和价格的上升,使得追加资本成为必要,而它却只能从货币市场中获得,因而可支配的借贷资本量减少了”^[1165]。布哈林则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金融资本及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将资本主义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继续,就像工业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继续一样”^[1589],并强调“现代国家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利益的充分体现”^[1582]。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希法亭虽然注意到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忽视了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及其所带来的垄断趋势和现实,这是因为:“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639],从这个意义上说,充分认识金融资本的前提是必须首先掌握垄断的形成与发展脉络,流通对金融资本的形成固然重要,但仍须从生产角度出发。他认为,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然而,如果忽视了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1626]。基于此,列宁在其著作中系统考察了生产的集中与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统治),突出强调银行在金融资本运作中的重要地位,指出银行由原来的中介作用演变为“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1627],并进一步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1643]。

概括而言,列宁所认为的金融资本是在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而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要地位。不难发现,经典作家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经过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程,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金融资本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分歧

据前所述,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定义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垄断取代自由竞争的必然性,而且阐释了在垄断形成过程中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不同于希法亭从流通视角出发解释金融资本的概念,列宁基于生产角度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形成机理。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表现出特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集中

体现为生产的集中与垄断,但其本质上仍以工业生产活动为主,由此列宁将金融资本定义为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列宁之后,学界对金融资本概念的论述呈现出两类相左的观点。

一是“金融资本消失论”泛起,否定金融资本的概念,主要以新制度学派和“新左派”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已然取代了美国的金融资本统治时代,事实上美国已经脱离了金融资本的统治^[7]。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在美国并未得到统计学上的检验^[8]。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则认为公司因能借助内部资金达成财务独立,从而也就摆脱了金融依附^[9]。此外,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指出,“银行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它大致上是和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时发生的”,即是说,公司内部融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银行对公司的融资作用式微,以致产业资本对银行资本的依附性降低。据此,斯威齐认为应以“垄断资本”来代替“金融资本”的概念^[10]。西方部分学者否定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观点虽各有侧重,但其共同点在于否定银行在资本主义垄断发展阶段的新作用。

二是“金融资本强化说”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金融资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更为强大。奥利维尔·帕斯特利在《跨国公司、银行和公司的关系》中指出,金融资本在美国依旧存在,且在国际上美国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并不赞同斯威齐所说的“金融资本在美国消失”的观点^[11]。大卫·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竞争到垄断再到金融,三种形式之间的重组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找到了永久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12][324]}。让克洛德·德罗奈提出“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指出金融在生产过程中非但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在时间与空间上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双重控制^[13]。在迈克尔·赫德森看来,国际金融资本已然形成“一种最可怕的力量”,并指出“对于这种力量篡夺全球信贷权,全世界没有任何抵制的力量”^{[14][47]},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势不可挡。国内学者吴大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金融资本”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历史性范畴,理应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对金融资本的概念进行必要的拓展,并指出现代金融是“以垄断性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业资本与垄断工业公司为主的企业资本的融合或混合生长”^{[15][57]}。金融资本不仅包括原有的产业资本、银行资本,还包括保险、投资等其他资本,金融资本的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得以拓新。

四、对金融资本认识的深化

1997年,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引发了学界对金融资本的深刻认知,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趋势加速演变,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金融资本的国际化、全球化既是东南亚风暴的特点,亦是此次危机的诱因,也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结果。杨承训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特点——突发性、连续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他指出金融资本在国内外复杂交织在一起,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统治进一步强化,并左右资本的整体运行。他强调金融资本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运行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他认为应当处理好金融同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系,学会驾驭现代金融的运营,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16]。张宏指出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危害不但是全球性的而且是长期性的,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活动本身便是此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东南亚主要国家在经济结构和金融政策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则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即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17]。张晓强认为,国际游资(或国际投机资本)是诱发亚洲金融风暴的主要因素,其本质是金融资本向世界进行经济扩张的一种表现,即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表现^[18]。彭金荣和李家祥认为,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规模化高速流动,金融国际化必然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即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将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风险^[19]。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或可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运行的主导框架。张晓强认为,不同于传统的金融资本,当前金融资本的发展不仅控制了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命脉,而且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它已开始从发达国家内部延伸至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无形工具^[18]。陈永正指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虚拟资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此次金融风暴正是由于国际短期资本的恶性流动引发的,不可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混同于虚拟资本,当代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是完成国际融合的全球货币资本^[20]。基于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胡松明从各国金融政策的趋同、货币汇率的重新安排、国际铸币税的利益以及金融利益集团的形成四个方面论证“新金融霸权主义”的全面确立,强调新金融霸权作为一种制度性霸权,对世界金融秩序将产生重大影响,可能会对未来的金融框架产生主导作用,此类金融霸权落脚在美国^[21]。黄亚钧等指出,当今世界并非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从金融业务的创新速度、经济货币化与虚拟化趋势的强化、国际金融资本规模的持续膨胀、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资本的机构化与衍生化等方面论证“当今世界已步入全球金融经济时代”^[22]。可见,金融资本的发展将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金融资本的扩张已然超越一国的领土范围。正如威廉·I. 罗宾逊所指出的,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阶段,作为相互离散又相互作用的个体,民族国家体系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原则,或者说不再是形成社会和阶级力量以及政治动力的基本制度架构,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国家”^[23]。

五、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当前,世界格局在风起云涌的大国博弈中加速演变,产生了大量深刻而复杂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2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研究发现,自21世纪初期以来,金融资本的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拓展、深化,并日益成为学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特征的理论重阵。本文将学界关于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概括为以下三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新的历史阶段;金融资本新霸权资本主

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新的历史阶段,突出金融资本的垄断性。持此观点的学者以金融垄断资本为研究起点,强调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配性地位,伴随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得以强化,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张宇等认为随着金融部门对全球经济控制的程度与范围不断加深,金融资本演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5]。在此阶段,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的金融化与金融的自由化。在何秉孟看来,同国家垄断资本相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表现为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发展的虚拟化与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与金融运作的自由化、实体经济的逐步空心化、美国劳动大众的贫困化以及美国经济与国家运行基础的债务化六个基本特征^[26]。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伴随跨境资本流动的趋势加强劳动者的协作方式也渐趋国际化。何自力等认为随着国际金融资本通过跨国并购等手段使参与全球产业链协作的各国工厂、产业和产业链置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纳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劳动者国际化倾向加强,出现国家生产局部工人化的趋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27]。还有学者指出,随着经济发展的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以及自由化进程加快,垄断资本在全球化与金融化两个层面上急速膨胀,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在空间与时间两个向度实现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全方位、多层次控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迈向金融帝国主义阶段^[28]。

其二,金融资本新霸权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突出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金融垄断资本的基础上,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发展触角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在程度与广度两个层面不断得以深化。银锋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以“金融资本的新霸权”身份重新占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日益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内部,触及延伸至各类经济活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金融资本新霸权资本主义,在此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利润获取方式的变化、经济金融化、金融资本的支配性地位、真正全球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体制^[29]。无独有偶,还有学者认为,当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已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而这正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和秘密。向松祚认为布雷顿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是金融市场不断开放和全球化的历史起点,是全球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背离的历史起点,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开始快速兴起的历史起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已然成为支配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30]。

其三,金融市场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态,突出金融资本的掠夺性。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为一种脆弱的新形态——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克劳斯·德雷以资本积累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一系列的“占取”,金融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型“占取”,形成以金融为主导的积累机

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正是为金融所驱动的“占取”的必然结果,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入金融市场资本主义(Financial Market Capitalism)阶段^[31]。在弗朗索瓦·沙奈看来,尽管金融资本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其固有的寄生性,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可以稳定金融市场驱动的长期积累^[32]。

六、近五年学界关于金融资本的研究

近五年学界关于金融资本的研究多数基于原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且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赋予金融资本以新的强大生命力,金融资本与信息技术的协同发展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主要观点可归纳为四类。

(一)对金融资本概念必要的拓展和延伸

李连波、陈享光基于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原有金融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拓展了金融资本的内涵,提出“金融化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占有形式,金融化资本以金融资产的形态存在;作为一种榨取方式,这类金融资本越来越成为资本获取利润的主要渠道^[33]。与上述观点类似,刘江宁、张岩认为,金融化的发展使主导资本形态由金融资本转变为金融化资本,而金融化资本是资本占有方式和收入榨取方式的统一^[34]。谢地、孟磊认为,现代意义的金融资本是借贷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结合,与金融资本相对应的是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与商业资本的融合^[35]。帕拉玛基特·辛格等认为,不同于以往充当实体经济必要帮手的角色,当前的金融资本已然摆脱了这种角色,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实现急速扩张的投机性力量,当代金融资本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国界和国家利益,甚至超出了任何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36]。

(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与食利性得以强化

武海宝指出,金融资本兼具垄断性与食利性,作为一种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既包括资本所有权垄断,也包括价格垄断、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等;作为一种食利资本,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所有权与虚拟经济控制权的结合。他进一步指出,金融资本积累方式在当代发生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本建立并控制了全球产业链、虚拟经济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积累方式两个层面^[37]。与武海宝的判断基本一致,宋朝龙和张习康指出,寄生性积累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认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美国经济发展高度虚拟化、产业空心化,寄生阶层膨胀、中产阶级贫困化等,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38]。金融资本这种寄生性的积累日益自主化,主要表现在定价权、创业利润和股票投机、国债制度和盗窃国库、美元信用滥用以及地产寻租等五个方面^[39]。宋朝龙指出,金融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又是支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体,并进一步系统分析了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一是金融资本包含着生产性积累的逻辑;二是金融资本包含着非生产性的积累逻辑,即借助自身的垄断地位进行投机性、寄生性和剥夺性的积累;三是金融资本包含着以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生产性积累危机的悖论逻辑^[40]。正如列宁所言,“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

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41][41]}。

(三)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特征显著

姜宇指出,技术在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将发生直接的作用,强调技术之于金融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性^[42]。李策划认为,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资本积累上表现出金融功能异化的趋势,并导致资本积累方式的金融化,即从“在生产领域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向“在金融领域剥削产业资本家和工人”转变^[43]。刘江宁、张岩指出,现代金融主导的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于19世纪末的“金融资本主义”,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目的是直接融资和自我融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网络技术、信用体系等创新手段,在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种子^[44]。可见,数字技术对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与积累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以区块链为例,去中心化、透明且安全的交易特点为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环境,促进了金融资本的流通,但应当明确,区块链技术并未改变金融资本的实质,而是重塑了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是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客观实例。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化、平台化与网络化的发展并未取代金融化的地位,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相辅相成。蔡万焕认为,金融资本和金融化仍然是当前美国经济的关键词,并决定着美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方向,只不过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平台化成为继金融化之后的关键词。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逐渐从金融资本向数字资本演变,然而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并未取代金融资本,数字资本成为资本家在新技术条件下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45]。2024年9月,由英国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3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指出,基础设施是支持金融中心运营的基础要素,影响着金融部门的效率、安全性和创新能力,金融中心的发展离不开IT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弹性以及灵活性。马德里监管机构副总裁在报告中称“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作为金融中心全球化金融服务的推动者,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不损害安全的前提下,在全球层面应采取更多措施整合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46]。再者,享有“金融帝国”称誉的贝莱德集团,成为摩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继任者,“摩根创立了金融资本主义,而芬克继承了他的衣钵”,开创了金融资本主义的2.0版本,其成功“登场”的关键在于用信息的计算机模型代替交易员的人工直觉,以电子化模式统摄全球金融市场^[47]。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且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与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显著提升^[48]。帝国主义由传统帝国主义发展到数字帝国主义,与以往的帝国主义阶段相比,数字帝国主义主要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数字技术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在经济、金融、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控制的关键性工具,二是在原有现实的地缘空间外创造了虚拟数字空间^[48]。温旭指出,数字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涵特征主要表现为数字资本金融化、数字平台金融化与数据金融化,数字资本主义金融化所具备的风险投机性将深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偏离数字平台的良性发展轨迹,阻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49]。

(四)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趋势日新月异

王伟光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其首要特征表现为科技进步与社会生产的高质量发展,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借此得以深度集中;其次,作为一种新型帝国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便是金融垄断资本国际化;再次,在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形成最高统治集团;最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虚拟化发展促进了其自身的食利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50]。可见,国际金融资本扩张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乔榛、张志欣指出,2019年后国际金融资本借助世界主要国家实行更加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又获得新的扩张机会。以美国为例,为实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美元直接或间接地流入金融市场,曾出现了美股屡创新高的局面,金融资本势力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51]。

可见,当前金融资本的发展已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金融资本的寄生性与食利性不断强化,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趋势日新月异。且在寄生性、食利性与全球性的基础上,金融资本与数字信息技术的融合势头只增不减,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融合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并深刻影响着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换言之,金融资本在当代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特点集中表现为金融资本与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并衍生出一系列关于金融资本的新概念、新阐释,如数字帝国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数字资本主义金融化、平台经济金融化、数字垄断与金融垄断等,“新经济形态中的金融资本,既要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辨析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又要结合当今世界金融化的特征事实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52]。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到金融资本在实践中的发展,再到学界基于变化的实际对金融资本的探究,不难发现,金融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强化,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现代经济的核心角色,其概念、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特征。当前,技术突破推动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速,这便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变化的实际重视技术垄断与金融控制的合流,金融资本与技术垄断的深度融合及其市场化或可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研究的焦点。

结论与展望

“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41]394}回顾金融资本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金融资本在经济循环中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深,具有信用创造、高杠杆、高流动性的功能,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本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一方面,金融资本通过募集资金、资本流动与资源配置等方式在实体经济的生产、消费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系统性风险,金融产品的创新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背离其分散风险的初衷,对经济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此外,金融资本的逐利性或可引致金融投机行为,从而引发经济发展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有两重性,特别是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的大量实践表明,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存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实现从“核心论”到“血脉论”的重大转型,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53]。这就需要学界明确金融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金融资本论述的基础上,科学把握金融资本概念演进的脉络,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李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5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范欣.论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协同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4):110-123.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苏]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M].蒯兆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7] [美]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8]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M].王肖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 [9] [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M].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10] [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1] 张帆.试论金融资本国际化及其当代特点[J].世界经济,1990(4):26-31.
- [12] [英]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M].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13] 李其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J].国外理论动态,2002(1):1-7.
- [14] [美]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15] 吴大琨.金融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杨承训.学会驾驭“现代经济的核心”——从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吸取教益[J].金融理论与实践,1998(3):14-17.
- [17] 张宏.一九九七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及我们的对策[J].理论导刊,1998(6):11-13.
- [18] 张晓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金融资本的全球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54-59.
- [19] 彭金荣,李家祥.新世纪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趋向、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经济纵横,2000(12):31-34.
- [20] 陈永正.论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虚拟资本[J].经济学家,1999(6):50-55.
- [21] 胡松明.金融资本全球化与新金融霸权主义[J].世界经济,2001(7):27-31.
- [22] 黄亚钧,雍志强,吴富佳.世界经济进入全球金融经济时代[J].上海经济研究,2001(6):3-8.
- [23] Robinson W I. Global Capitalism: The New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Folly of Conventional Thinking[J]. Science & Society, 2005(3): 316-328.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5] 张宇，蔡万焕. 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4)：2-8.
- [26] 何秉孟. 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10(2)：28-44.
- [27] 何自力，乔晓楠，王俊，等. 去工业化、逆全球化与经济停滞常态化[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116.
- [28] 王生升. 危机与战争——金融帝国主义的前景[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2)：101-115.
- [29] 银锋. 金融资本新霸权资本主义及其未来走向——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J]. 经济问题，2012(10)：4-10.
- [30] 向松祚. 新资本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与救赎[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 [31] Klaus Dörre, Stephan Lessenich and Hartmut Rosa, *Sociology, Capitalism, Critique*,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5.
- [32] 克劳斯·德雷，乔瑞华. 新型“占取”：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动力与局限[J]. 国外理论动态，2023(1)：127-136.
- [33] 李连波，陈享光. 从金融资本到金融化资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6)：101-109.
- [34] 刘江宁，张岩. 国外左翼学者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综述[J]. 国外理论动态，2022(1)：166-172.
- [35] 谢地，孟磊. 金融资本循环阻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38-45.
- [36] 帕拉玛基特·辛格，王文彬，安静兰.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J]. 国外理论动态，2022(3)：101-111.
- [37] 武海宝. 金融资本全球积累视角下的当代国际关系——兼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根基[J]. 教学与研究，2019(4)：59-69.
- [38] 宋朝龙，张习康.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世界乱局的根源[J]. 理论月刊，2020(7)：48-56.
- [39] 宋朝龙，吴迪曼.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21世纪新版大萧条[J]. 当代经济研究，2021(10)：46-57.
- [40] 宋朝龙. 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与新民粹主义乌托邦的崛起[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7.
- [41] 列宁. 列宁全集：第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2] 姜宇. 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及其批判[J]. 国外理论动态，2019(3)：18-26.
- [43] 李策划. 互联网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资本关系的变异与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J]. 西部论坛，2019(6)：16-24.
- [44] 刘江宁，张岩. 国外左翼学者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综述[J]. 国外理论动态，2022(1)：166-172.
- [45] 蔡万焕. 从金融资本到数字资本：当前美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新动向[J]. 山东社会科学，2022(6)：124-130.
- [46] Financial Centre Futures.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36[R/OL]. (2024-09-24)[2025-01-15]. <https://www.zyen.com/publications/professional-articles/he-glohal-financial-centres-index-36>.
- [47] [德]海克·布赫特. 金融帝国贝莱德[M]. 万建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 [48] 刘皓琰，柯东丽，胡瑞琨.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经济纵横，2023(5)：29-37.

- [49] 温旭. 数字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经济学家, 2023(3): 14-23.
- [50] 王伟光.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是新型帝国主义[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8): 1-27.
- [51] 乔榛, 张志欣. 金融资本扩张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历史变迁、现实状况与未来趋向[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48-56.
- [52] 陈享光, 袁辉. 现代金融资本的积累及其影响[J]. 当代经济研究, 2010(7): 33-38.
- [53] 王曙光. 从“核心论”到“血脉论”: 中国金融发展定位与人民主权金融体系构建[J]. 长白学刊, 2025(1): 1-10.

**Conceptual Evolution, Economic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Financial Capital:
A Examining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YU Mengmeng¹, ZHANG Xu²

(1.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Finance i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y. Financial capital occupie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conomy, and its concept continues to exten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n financial capital present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ra characteristics. They mainly manifest a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disappearance theory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the “strengthening theory of financial capital” after Lenin; The two financial crises have deepened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de necessary expansions and extensions to the concept of financial capital based on changes in economic fac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timely summariz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such as the strengthening of parasitism and profitabilit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trend of financial capital.

Keywords: Finance Capital;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conom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编辑:姜宏洁